



目 录

致谢

绪论/1

比较神话学/2

关于“闪含语系”/5

闪米特语族/8

埃及/11

北非/14

豪萨人/17

库施特语族和奥罗莫人/19

奥莫语族/22

研究方法/24

第一章 闪米特人的宗教/30

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历史背景/30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古代宗教/31

现代阿拉伯半岛的民间传说/32

黑色的神/34

年轻的英雄/35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朝觐/36

现代也门的仪式性狩猎/40

古代碑文记载的仪式性狩猎/41

也门的婚俗/42

麦加小朝圣/46

麦加大朝圣/49

逾越节/52

住棚节/55

神祇的性别/58

割礼/59

雅各/63

古代叙利亚/63

其他证据/64

中东的圆柱形印章/66

闪米特人的贡献/68

来自也门的更多证据/70



第二章 埃及/73

法老们统治下的埃及/73

希罗多德/85

伊德富的神殿/97

普卢塔克/100

埃及宗教的内在逻辑/108

与闪含宗教的相似之处/110

第三章 北非/113

史前岩洞/114

原始的葬礼崇拜仪式/115

希罗多德/116

迦太基人的杀孩祭祀习俗/119

更多的古代文献记录/120

碑文/125

拜占庭时期的文献/126

中世纪伊斯兰历史学家/127

加那利群岛/128

非洲的利奥/133

20 世纪的研究成果/134

北非宗教和社会中的闪含因素/155



第四章 豪萨人/159

1913 年尼日利亚的豪萨人/160

北非豪萨人的神灵附体的崇拜形式/163

20 世纪 30 年代尼日利亚的非穆斯林豪萨人/166

豪萨人的婚俗/170

20 世纪 60 年代尼日尔南部的豪萨人/174

20 世纪 60 年代的“波里”崇拜/182

豪萨宗教中的闪含逻辑/190

第五章 奥罗莫人/195

埃塞俄比亚两位历史学家眼中的奥罗莫人/196

哈伯兰:南部的奥罗莫人/198

克努森:西部奥罗莫人的祭司/205

莱吉斯:代别划分制度(gada)/210

巴特尔:对奥罗莫宗教的全面考察/215

哈桑:历史上的奥罗莫人/222

科特:奥罗莫谚语/224

奥罗莫宗教的闪含特征/225

第六章 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人/232

比贝尔:对卡法宗教和君主制的错误判断/232

施特劳布:奥莫各民族概况/238

哈伯兰:埃塞俄比亚境内的王权概述/249



斯珀伯：对多尔兹人的重新估价/252	
哈伯兰、斯特雷克、林德尔：重新思考奥莫文明/255	
与闪含宗教的相似之处/259	
结论/265	
二元论与两极对立/266	
闪含宗教的主要特点/267	
闪含宗教传统与印欧宗教传统/268	
闪含宗教与非洲内陆宗教的相似之处/271	
伊朗/275	
希腊/277	
希伯来圣经/279	
死海古卷与“犹太人基督教”/284	
福音书/285	
摩尼与摩尼教/287	
北非基督教中的闪含传统/289	
伊斯兰教/291	
现代欧洲思想中的闪含因素/293	
结语/296	
索引/298	



致谢

首先我要衷心地感谢维尔讷·道姆,他那部关于闪米特宗教的著作使我受益匪浅。本书第一章对道姆的著作进行了概述。我还要感谢那些为我的研究提供宝贵资料的学者:A. F. L. 比斯顿(A. F. L. Beeston)、劳伦斯·康拉德(Lawrence Conrad)、亚历山大·克尼施(Alexander Knysh)、卡特里娜·拉金(Katrina Larkin)、约翰·彭尼(John Penney)、米卡希尔·皮奥特洛夫斯基(Mikhail Piotrovski)。另外,我要感谢 I. B. 陶里斯出版社(I. B. Tauris)的编辑人员,特别要感谢安娜·埃那亚特(Anna Enayat)。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爱妻,感谢她的耐心和帮助。



绪论

本书对北非和阿拉伯半岛的“闪含语系”^①各民族的传统宗教作比较研究。以前还没有学者进行过类似的研究。作者在书中要证明这样一个观点：既然这一地区的语言同属于闪含语系，那么这一地区的各种宗教之间一定有一种亲缘关系；在这个地区，各个国家——即使是相隔遥远的国家（如也门和尼日利亚）——的神话、民间传说、仪式、风俗和信仰当中有着一种内在的逻辑，今天人类学家在这个地区所观察到的一切都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圣经源于这一时代，古埃及的法老们也生活在这个时代。可见，本书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来自一种常被人误解的理论——“比较神话学”（comparative mythology）；我们将要探讨的内容不仅限于神话，而且包括各种节日、祭祀、割礼、婚礼、神灵；事

^① 也叫“阿非罗-亚细亚语系”（Afroasiatic），依语言的谱系分类分出的语系之一。通常分为闪语族和含语族。也有人把它分为闪语族、柏柏尔语族、库施特语族、乍得语族和埃及语族。主要分布在亚洲中部、非洲东部和北部。——译注。



实上,我们将探讨宗教和社会的方方面面,只要我们认为这些方面所反映的是同一个传统。

这样,我们首先必须回答以下这些问题:何谓比较神话学?“闪含”(Afroasiatic)一词的含义如何?讲闪含语系各种语言的是哪些民族?他们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们的历史是如何影响他们信奉的宗教的?

比较神话学

比较神话学试图对有联系的各种语言的各种神话进行比较:既然我们相信某些语言是从某个共同的始祖语言或者说是从共同的方言衍生而来的,那么,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那些语言中的一些神话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某个时候,其时操该始祖语言或方言的人们还生活在一起,或者以某种方式交往着。因此,对梵语神话进行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希腊神话,反之亦然。比较神话学起源于18世纪,当时学者们第一次注意到希腊、斯堪的纳维亚和印度的神祇和语言有着相似之处。到了19世纪,比较神话学的姐妹学科——比较语文学(现在被称为历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开始兴起。这一学科的研究人员主要研究印欧语系的各种语言,包括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同样,比较神话学的研究范围也主要集中在印欧语系上:早期的学者最先关注的是古希腊罗马的神祇和英雄,以及这些



神祇和英雄跟印度、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的神祇及史诗人物有何可比之处。可惜的是,这些学者试图把一切都归结为自然现象:所有神话都被说成是关于太阳或火或别的自然现象的故事。到了19世纪末,比较神话学由于其过分的简单化而普遍受到人们的嘲笑,最后这门学科陷入停滞不前的局面。

直到20世纪20年代,比较神话学才重新焕发生机,这要归功于法国比较神话学者乔治·迪梅齐尔(Georges Dumézil, 1898—1986)。迪梅齐尔的研究重点同样是放在印欧语系上,但他致力于重新建构印欧语系的意识形态。他的最终结论是,这种意识形态以三种“功能”为中心:宗教权威,包括巫术和法律两个方面;武力,尤其是武士的武力;丰产,包括农业方面和性爱方面。这一结论为许多学者所接受,也遭到一些学者的反对。在迪梅齐尔的影响下,“比较神话学”已经被赋予“印欧比较神话学”的含义,其结果是,人们对其他语系的神话几乎没有作过任何比较研究。就印欧语系而言,这一学科的研究为宗教、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丰硕的成果。研究表明,古代伊朗的宗教架构——即在至高无上的神之下有一系列的天使长——和古印度的神祇结构有相同之处,且与三个“功能”相吻合。同样,在传说中一些最初的罗马国王身上,可以找到这些印度神祇的影子;罗马历史的许多内容不得不重写,因为研究人员已经发现,一些表面看来是真实的“历史”记录其实大部分是对印欧语系的神话内容进行





改编的结果而已。然而,比较神话学所产生的最令人激动的副产品是在文学研究方面:有证据表明,在斯堪的纳维亚和希腊神话里可以找到梵语的两部伟大史诗中的人物(而这些人物只是印度神祇的翻版)和情节的影子。

尽管在印欧语系范围内的比较神话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令人吃惊的是,比较神话学的研究方法几乎没有被应用到世界其他地区的神话研究。不错,当代最著名的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已经试图证明,所有的美洲印第安人的神话都可以追溯到同一个原始的美洲印第安文明。但是,列维-斯特劳斯的理论实质上属于过时的“结构主义”流派:他的主要论点是一切神话都可以简化为同一条数学公式,一切神话所反映出来的是全人类的思维方式。他的研究所得出的结果就是一连串毫无生气、脱离现实的符号,然后用一种看似随心所欲的方法把这些符号重新排列组合,这种排列组合丝毫不顾现实中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实践,也不管历史发展的情形,甚至没有考虑到那些口耳相传的文学作品在产生过程中说书人和听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列维-斯特劳斯实际上置历史于不顾,其目的是像许多语言学家研究语言那样研究神话,把神话看成是静止于某一时刻的系统,而不是经过数千年发展变化的结果。在研究美洲印第安神话时,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迪梅齐尔及其追随者在研究印欧语系的神话时采取的方法:在历史语言学家的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考察美洲印第安语系的神话。这样的考察在进行比较、作出结论之前必须考虑该语系中各个语族的神话和传统宗教，正如迪梅齐尔首先关注的是印欧语系中的印度－伊朗语族和日耳曼语族。

与此相似，我们还应该对世界其他语系（如闪含语系、尼日尔-刚果语系、马来－波利尼西亚语系^①，等等）的神话和宗教进行研究，作为印欧语系范围内所作的研究的补充。每一个研究都必须首先考虑语言学家们在把某个语系分成若干语族时所取得的成果。根据迪梅齐尔定下的研究准则，研究人员必须首先弄清每一语族中的神话的神祇有哪些特点，以及这些神祇之间有什么联系。然后，研究者才能考察某一语族的神话架构与另一语族的神话架构是否有相互吻合之处，比如，古印度教三位神祇中的主神伐楼拿（Varuna）、战神因陀罗（Indra）和财神库伯拉（Kubera）与日耳曼三位神祇中的主神奥丁（Odin）、战神托尔（Thor）和丰产之神拿约德（Njord）有相似之处。

关于“闪含语系”

闪含语系是北非和亚洲西南部最主要的语言。简单地说，这

^① 指西起马达加斯加、东至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群岛这一广大区域居民语言的总称，它在英语中有两个称呼：Austronesian 和 Malayo-Polynesian。——译注。



个语系包括闪米特语族 (Semitic) 以及埃及语、柏柏尔语族 (Berber)、豪萨语族 (Hausa) 及相关语言或方言、非洲之角的库施特语族 (Kushitic) 和奥莫语族 (Omotic)。这六个语族似乎都起源于一种原始的闪含语或闪含方言, 当时操这种原始语言的人可能居住在如今撒哈拉沙漠东南部 (撒哈拉原本是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也可能居住在中东——确切地说是在巴勒斯坦和叙利亚。闪含语系的六个语族并不像印欧语系的各个语族 (如日耳曼语族和斯拉夫语族) 那样有着紧密的联系, 它们似乎在很早的时候——不晚于公元前 8 000 年——就互相分离了。然而, 这一分离过程一定是漫长的, 各个语族的民族分化、迁徙的时间各不相同, 有的可能晚至公元前 5000 年。此外, 各个语族的人们之间有过大量的交往, 这些交往似乎使这些古老文化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 其结果是, 虽然也许这些文化不一定代表真正的原始闪含文化的因素, 但是却反映出闪含文化内在的逻辑和统一。^①

在我看来, 闪含文化的内在逻辑主要是其二元属性, 而且是基于阳性和阴性的对立上。这是一种非常实用的逻辑, 因为其目标是确保农业生产的成功——闪含语系各民族很早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了。因此, 这种逻辑的目的特别强调水的获得, 而要获得水的办法是, 把一个掌管风暴、狂暴的黑色男性神祇和一

^① 伊戈尔·M. 迪亚科诺夫 (Igor M. Diakonoff): 《闪含语系》, *Afrasian Languages*, 第 14~16 页及第 23~24 页, 莫斯科: 诺卡, 1988 年。



个白色、脆弱的太阳女神结合在一起。不管是在神话里还是在仪式上,当人们把一个少女敬献给风暴神时,就意味着二者的结合完成了,这样做的目的是确保获得一场倾盆大雨。然而,这场大雨必须结束,这样它的破坏力才随之停止,然后那些带来丰产的雨水就可以静静地流到已经耕种的田地里。根据闪含文化的逻辑,风暴神必须被一个更年轻的男性神祇杀死,后者代表的正是那带来丰产的雨水,而作为血腥的制造者,红色自然是他的象征物。这个年轻的英雄从他那年迈的对手那里救下了那个被当作祭品的少女,最终这两个年轻人顺理成章地举行了“神圣的婚礼”:一个二元结合被新的二元结合所取代。

这种“闪含”逻辑似乎深深地植根于闪含语系六个语族的语言里。古代印欧语系的各语言都有三性——阳性、阴性和中性,相比之下,闪含语系的语言却只有阳性和阴性——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对立的特点。在印欧语言里,名词的性的分布并无特别的意义,而在闪含语言里,这种分布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在闪含语言中,一般来说,阳性表示伟大、力量、名望和精力,例如,大房子或经济价值很高的动物(比如牛)用阳性指代。阴性表示弱小、被动、没有名望。因此,人们用阴性来构成小词,并用它来指代体积小且没有经济价值的动物(如老鼠)。阴性不仅是那些在生活中扮演被动角色的事物的特点,而且这些事物也是某种活动的结果:例如,“份额”、“衣服”、“尸体”、“子女”、“肉”。人们认为这种





现象反映了一种社会现实,即妇女的社会地位极为低下。当我们看到闪含语系各民族的宗教总是强调二元对立特别是阴阳对立的时候,我们会更加明白这种现象的宗教含义。^①

闪米特语族

最初的闪米特语族与其他语族的分离很可能发生在公元前 6 000 年或 5 000 年,也就是说在“新石器”时代,此时农业开始出现,人们也已开始驯养牲畜。通过还原原始闪米特语的词汇,人们发现,当时的闪米特人已经学会饲养牛羊,但他们并不是游牧民族。到了公元前 4 000 年中叶,原始闪米特语便分化成几种方言,这个时候,讲这几种方言的人们肯定居住在亚洲西南部(他们的祖先也许早已定居在那里)。这些方言后来又形成新的语言:阿卡得语(Akkadian)、巴比伦语(Babylonian)、亚述语(Assyrian)、希伯来语(Hebrew)、阿拉姆语(Aramaic)、阿拉伯语(Arabic)、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各种语言和埃塞俄比亚的各种闪米特语言。^②

公元前 4 000 年,讲闪米特各种方言的民族集中居住在由现

^{①②} 伊戈尔·M. 迪亚科诺夫:《闪含语系》,第 57~59 页、第 17~18 页及第 24~25 页,另见乔治·A. 巴顿(George A. Barton):《闪米特和含米特的社会及宗教起源》, *Semitic and Hamitic Origins: Social and Religious*, 第 21 页及第 25 页,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34 年。



在的伊拉克、叙利亚、巴勒斯坦构成的富饶的新月形地带和阿拉伯半岛。因此,这些民族所居住的地理环境迫使他们必须时时关心农业的丰产,特别是水的供应。在伊拉克,人们可以从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中获得水,但这两条河流常常给他们带来严重的洪水灾害。在这个地区的其他地方,雨水常常是极不稳定的,而且雨水的到来总是伴随着风暴,因此为了生活所需,人们既害怕又祈求雨水的到来。正因如此,这一地区的宗教和神话都是以两个神祇为中心,一个是风暴神,其外表呈黑色——像他所带来的乌云一样;另一个是慈祥的丰产之神,代表风暴或洪水过后那些带来丰产的水。

在历史上,这种对丰产的关注反映在讲闪米特语的各个民族频繁地从阿拉伯半岛迁移至富饶的新月形地带和北非,因为经过数千年的历史变迁,阿拉伯半岛变得越来越干燥少雨。公元7世纪,随着伊斯兰教的崛起,阿拉伯人实现了对北非、埃及和中东的征服,这一迁徙浪潮达到了最高峰。在以后的数百年里,人口的流动更加强化了闪米特人对北非的影响(例如,对位于现在的突尼斯境内的迦太基的腓尼基人的影响)。

阿拉伯半岛南部(特别是也门)对我们的研究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在这里,肥沃的土地被海水、沙漠和大山所包围,雨量充沛且分布均匀。在古代,这里曾经有过发达的文明,以出产乳香





和没药^①而闻名,这些都反映在关于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传说里。后来,尽管多次被外国征服,也门总是被控制在当地军阀的手里;由于地理上的隔绝,也门本土的风俗、民间传说并没有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而是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也正因如此,也门的民间传说和阿拉伯半岛古代碑文常常有着许多相同之处,而且从当地当代的朝觐仪式也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出现前的传说的影子。直到现在,当地人还在举行一种古老的狩猎巨角塔尔羊的仪式,目的是保证获得水的供应;而在婚礼习俗上,当地还流行招上门女婿的做法,这与古代阿拉伯半岛的婚俗是相同的。这些现象对比较学者来说至关重要。迪梅齐尔能够从奥塞梯人(Ossetians)的民间传说中获取有价值的材料,用来解释印欧神话;奥塞梯人是古代锡西厄人(Scythians)的后裔,由于受到高加索山脉的阻隔,他们的传说依然保存着数千年前古老的架构。才华横溢的法兰克福学者维尔讷·道姆(Werner Daum)用同样的研究方法,利用也门的民间传说重新构建了古代闪米特的神话和宗教。本书第一章将对他的论述进行一番梳理,以此展开我们的研究。^②

由此可见,我们对道姆著作的讨论与人们对印欧神话所作的

① 一种植物,没药树的树胶脂。——译注。

② 维尔讷·道姆:《古代闪米特人的宗教》, *Ursemitische Religion*, 第42页, 斯图加特:科尔哈默出版社,1985年。



许多比较研究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迪梅齐尔常常为无人把他的研究方法应用于研究闪米特的材料而深感遗憾：这一空白似乎已经被道姆的研究很好地弥补了。道姆本人也指出，闪米特的宗教很可能和闪含语系的其他民族的宗教有联系。本研究的目的就是通过对有关材料的考察来证明这种联系确实存在。迪梅齐尔利用奥塞梯人的民间传说重新构建了印欧语系的印度－伊朗语族（奥塞梯人正是属于这一语族）的原始宗教，然后对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史诗进行分析。同理，我们将试图证明，也门的民间传说不仅对研究闪米特的宗教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考察埃及、北非、豪萨和埃塞俄比亚的神话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埃及

埃及人最早的祖先很可能是第一个从闪含语系这个始祖民族分化出来的族群，时间大约在公元前 7000 年前的某个时候。之后他们很可能迁移到了埃及。在闪含语系的这一语族里，埃及语是唯一的语言，这一点从公元前 3000 年起就已得到证实，到了晚期即从公元前 2 世纪至公元 17 世纪，埃及语演变为科普特语（Coptic）。^① 本书所讨论的仅限于古代埃及神话和宗教，因为这

^① 伊戈尔·M. 迪亚科诺夫：《闪含语系》，第 5 页及第 23 页。